

讀寫族語以復振族語： 希伯來語、加納語、尤特語的經驗

民族語の読み書きによる民族語の復興：ヘブライ語、ガーナ語、ユート語の経験
Read and Write in Aboriginal Languages to Revitalize Them:
The Examples of Hebrew, Kaurna and Ute

張學謙 (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)

讀寫弱勢語言常引起爭論。有些人認為，族語只是口說語言，沒有文字，無法讀寫。事實上，沒有文字的語言，很容易創造出文字，進行書寫。只要有必要將口語記錄下來，就會有文字符號產生。漢字、假名、注音符號和羅馬字都曾經當作記錄原住民族語的工具，其中以羅馬字最適合書寫原住民族語，2005年原住民族委員與教育部共同公布了「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」。所以，不能再說原住民族語是沒有文字的語言。而早在17世紀，就有原住民族語書面語（古荷蘭語及新港語之雙語馬太福音）的紀錄。

從口說到書寫技術上的問題容易克服，比較難以克服的是對族語讀寫持負面態度，認為只要讀寫強勢語言就夠用了，認為族語讀寫缺乏功能，不需族語讀寫。以下舉3個成功引進族語讀寫協助族語復振的例子，然後說明族語讀寫在民族意識、文化產業、教育等領域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有必要積極地推動族語讀寫。



希伯來語、佳納語、尤特語的復振經驗

讀寫對語言的保存與發展有極為重要的貢獻。希伯來語從死亡重新復活是最有名的例子。希伯來語早在兩千年前，就已經不再做為日常溝通的語言，直至19世紀才開始進行語言復振。希伯來語書面語是其語言復振的火種，在希伯來語口語失傳後，猶太男性仍保有學習

和使用希伯來語書面語的傳統，在宗教領域使用，同時也持續以希伯來語進行宗教、法律、科學、哲學及俗文學創作。希伯來語復振並非從零開始，而是從書面語經過「再口語化」，重新成為日常生活溝通的用語。語言復振文獻也建議，極度瀕危語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語言消失之前，趕緊加以記錄。族語記錄只能成為「博物館式」的存在，猶太人強烈的民族意識和獨立建國的決心，應當是推動族語復活最大的動力。

澳洲的加納語（Kaurua）是近代語言死而復活的例子。加納語在1836年之後受到殖民政府的打壓，不到30年就不在

日常生活使用，幸好德國傳教士在加納語式微之前，做了不少語言記錄，近年來的復振運動就依靠這些文獻逐步地喚醒沉睡中的語言。由意識覺醒、歌謠書寫展開復振，現在各教育階段都提供加納語教學，成為阿德雷德地區明顯的語言景觀。建立語言景觀可提升族群活力、擴展族語使用及促進族語傳承，而語言景觀當然需要文字。加納語也和文創產業結合，如提供語言諮詢、翻譯、師資培訓、加納文化導覽。

美國印第安尤特族（Ute）從排斥書面語到積極發展書面語，也值得台灣參考。尤特族面對族語嚴重流失及英語讀寫成效不彰的語文問題，因此，一改過去排斥族語讀寫，發展族語讀寫以改善上述問題。尤特族人在1986年推動尤特家庭讀寫計畫，透過工作坊等活動宣導口

希伯來語讀寫在宗教和獨立意識的驅動下，成為語言死而復生的基礎。加納語讀寫不但有助於語言復振，在連結文化產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尤特族發展族語讀寫的基本建設，致力族語讀寫形成「添加式的雙語現象」。



讀寫族語 展現語言權

由上可知，族語讀寫不但可能，也有重要的社會功能。希伯來語讀寫在宗教和獨立意識的驅動下，成為語言死而復生的基礎。加納語讀寫不但有助於語言復振，在連結文化產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尤特族發展族語讀寫的基本建設，致力族語讀寫形成「添加式的雙語現象」。族語讀寫不但能提升族語的地位與聲望，更能保存傳統的宗教、口語文化、植物、醫藥等各種文化智慧，也有「賦權與能」（empowerment）的功效，弱勢族群收復被強勢語言霸佔的「文字主權」，就是抵抗殖民教育，爭取語言權利的最佳實踐。族語讀寫好處多多，或許，我們該問的不是「為什麼要讀寫族語？」而是「為什麼不讀寫族語呢？」◆